

An illustration of two characters with large, feathered wings hanging from a chain. The character on the left is a girl with long brown hair, wearing a pink long-sleeved shirt and a dark blue skirt. The character on the right is a boy with short brown hair, wearing a pink patterned shirt. They are both looking towards the viewer. Above them, a pair of legs in a yellow skirt and red shoes are visible, also hanging from the chain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blue sky with white clouds and several red hearts. The title '天上掉下个恶妹妹' is written in large, stylized pink characters with a white outline. A green leafy branch is positioned above the title.

天上掉下个恶妹妹

早安夏天◎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天上掉下个 恶妹妹

早安夏天◎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上掉下个恶妹妹/早安夏天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7.8
ISBN 978-7-5396-2895-0

I. 天... II. 早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17105 号

天上掉下个恶妹妹

早安夏天 著

责任编辑:胡 莉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)

邮政编码:230071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00×1000 1/16

印 张:12.75

字 数:180,000

版 次: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5396-2895-0

定 价:21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Part 1

“天空，你真是个天才！”

补习社的校长带着惊叹的语气对站在他面前的男孩说道。他的声音低沉又干涩，好像把声音含在喉咙里一样，所以很难听出有不满的韵律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刚下过一阵小雨，被洗刷一新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，映着天空有点自满的笑容。他在这间补习社的教学成绩是最好的。

“可是，为什么你的身份证写着你是 1987 年出生的？这么说，你只有十九岁？你面试的时候不是说你刚从大学毕业，已经二十三岁了吗？”

校长的金边眼镜是新的，他的目光也在崭新的镜片后面显得犀利许多。

“这个……校长，对不起！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！”

一时间，他似乎不会说话了。这回他彻底完蛋了！天空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，脸上一下子变了颜色。

“天空老师，我们学校不能再聘用你了。你请回吧。”

校长对着空气吸吸鼻子，接着微笑，然后挥手。一系列洒脱的动作完成后，蓝天空的名字就从这间补习社的职员名单上除掉了。但谁都知道，他不是能力不行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只有十九岁。他垂头丧气地从补习社里走出来，抬头望了一下，天空惨淡如灰。

这个月赚了一千二，扣掉房租、水电费、伙食费后，还有六百块。对了，还有五月在幼儿园学钢琴的费用！天空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一颗

颗的失望清脆地落满心中。

“喂，松翔，现在在干吗？出来请我吃饭吧！”

好朋友松翔的手机号码很顺畅地在他纤细的手指下被拨出来。

“为什么又要我请？”那边听电话的人有点愤愤不平。

“因为……你比我有钱，年纪也比我大三岁，难道叫一个穷光蛋的小弟请你吃饭吗？你这样做会遭天谴的！”

“我不怕遭天谴。”

“……”

他无话可说。如果真有报应这回事，松翔这种坏蛋早就被雷劈过好几次了。

“今年大学的期末考试就要到了吧？”

他找了一个很有分量的话题。每年考试都是他去帮松翔考的。说来真是奇怪，他和松翔长得有点像，在照片上更是相似得要命，别人很难分清楚。所以每到考试的季节，他只要留起松翔的发型，再戴上一副眼镜，安安分分地坐在考场里就行了。监考老师从来不会发现破绽。

“知道啦！臭小子。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松翔咬牙切齿地迸出这话，不满的情绪随着无线电波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。天空得意地笑了，街上的绿叶也被风吹得活跃起来。

报出他现在的位置。天空心想待会要点最好的烤肉，反正对于那笔补考费来说，松翔更愿意出这顿饭钱。况且，如果让他老爸知道他的成绩不及格，说不定会截断他的经济来源。松翔可是个没有零用钱就活不下去的大少爷。

小饭馆里，天空把点好的烤肉津津有味地放进嘴里，松翔风尘仆仆地赶了进来。

天上掉下个恶妹妹



“你的工作又丢了吧？”

他劈头盖脸地问。天空总是在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强迫别人请他吃饭。

“嗯。”

“这次的原因又是你被人家发现真实年龄了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是你第八次丢掉工作了。”

“不，是第九次。”天空嘴里含着一块滚烫的烤肉，眼皮也不抬地纠正松翔。

“那下次你打算要找什么工作？”

“不知道。干脆去你家的比萨店帮忙好了。”

“你……开玩笑的吧？你会做比萨吗？”

“当然……是开玩笑的。”

他把最后一片烤肉塞进嘴里，对松翔露出满意的微笑。

“天空，我有个问题憋了很久了。”

松翔眼光好奇，天空做了一个请问的手势。

“为什么我二十三岁，你十九岁，我们却是同时进的大学？而且，你只用两年的时间就从大学毕业了！”

“这个嘛，大概是因为对我来说大学课程太简单了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松翔心里在骂这个人是怪物。大学里的数学教授说天空是个天才，真是一点也不为过。他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学电脑，就能跑到补习社教电脑了。给他一年的时间，说不定能制造出时间机器来。

“丁零零！”

松翔的手机在响。他看下来电显示，很慌张地把电池给拆掉

了。美妙的铃声就此中断。

“又是你新认识的哪个女孩打来的吧？”

天空在偷笑。松翔因为又帅又有钱，风流债很多。

“这次更糟糕！那个欧巴桑好像铁了心要跟我结婚。早知道当初在酒吧我就不去惹她了。”

“欧巴桑？她很老吗？”

“嗯，太老了！都二十七了！”这样的女孩松翔也叫做欧巴桑啊！天空暗自惊呼。

“你大学还没毕业，她不可能强逼你和她结婚吧？”

“可我告诉她我已经二十七岁了，是个上班族。”

天空抿嘴挤出一抹苦笑，松翔这家伙虚报年龄的本事比他差不了多少。

“那你打算就这样甩掉她吗？”

“这次没那么简单了。”

话语间，忧郁涌上了松翔的眉头。没猜错的话，他一定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情。天空心里想。

“我还要去幼儿园接五月，我先走了。”

天空不想再看到一脸愁容却是罪有应得的松翔，赶紧找个借口跑掉了。

大街上比烤肉店里吵闹许多，他顺着人流走了几百米，在一棵电灯柱下见到招聘英文家庭教师的广告：“要求：身高一八〇以上，要比裴勇俊帅，不帅不要。英文要比我好。还有，二十岁以上的老男人不要。有意者致电××××××××。”

天空第一次见到这么白痴的广告。他哈哈地笑出了声。这应该是谁的恶作剧吧？但人家还真的留下了电话号码。他决定拨那个号

天上掉下个恶妹妹





码试探一下。

“喂，找谁？”传来小心翼翼的女声。

“哦，我在街上看到你家要请英文家教的广告。”

“是呀。不过，你够资格吗？”

“什么资格？”

“笨蛋！你没看清楚广告上写的呀。我要的是帅哥！”

“我……应该是个帅哥。”

天空一本正经在旁边店里的落地玻璃照了照，按照一般标准来看，他的样子还算是帅的吧。实际上，他在大学里每年收到的情人节礼物比松翔收到的还要多。

“那你的英文水平呢？”

“我用英文自我介绍一下吧。My name is Tian Kong Lan, I am 19 years old…”

“够了，够了。”对方不耐烦地打断他，显然没听懂他在说什么，“你真的是帅哥吗？”

那边又用严肃的语气问了一遍。天空的鼻子里哼出笑声。哪有人请家教指明要帅哥的？这真像是恶作剧。

“那你……”对方还没说完，突然插进来好像怪兽怒吼的声音，“崔松儿！竟敢在我的课堂上偷打手机，你死定了！”

咔嚓一声，手机挂断了。他这下明白了，跟他通电话的是一个正在上课的中学生。现在的中学女生真是的，连请家教也要帅哥！不知她还会不会再打电话过来？

天空赶到幼儿园的时候，五月正坐在滑梯上哭，小泪珠从眼睛里顺着哭红的鼻子流下来。幼儿园的老师在一边安慰着她。

“五月，对不起，哥哥来迟了。”

他连忙双手合十道歉,以为是这个原因引发了她的眼泪。可实际上并非如此,五月的眼泪还是没有停止的趋势,小小的脸蛋被泪水冲洗得特别漂亮。

“哥哥,柏儿他跟别的女生玩,他不理我。”

原来是为了这种事情哭!他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这个看似失恋的五岁女生。他只好向老师弯腰说再见,抱起五月往家的方向走。

Part 2

商店里的电视播放着音乐会的片段。

“哥哥!是柳恩姐姐!”

五月对着玻璃橱窗里的电视屏幕叫起来,身子在兴奋地摇晃着,天空不得不停了下来,以一种厌恶的眼光盯着屏幕上的人。又是柳恩姐姐!他不耐烦地啐了一句。这个十八岁的大明星真的让他没有好感。这种年龄的女孩应该好好读书,不要整天想着出名,在电视上卖弄风骚。天空是这样想的。

“哥哥,我要买柳恩姐姐的海报!我要贴在我的房间里!”五月又撒起娇来。

“五月,我们明天再去买好不好?”

“不行!我现在就要啦!呜呜!”

“……”

这下子,柳恩大明星在他心里的形象更加不好了。他吞下一口闷气,十分不情愿地抱着五月推开门走进商店。

五月挑了一张超大的海报,价格上写着二十元。天空攥着钱包的

天上掉下个恶妹妹





手心出汗了。二十块不多,但对于他这种穷学生来说,也能让他心疼好一阵子。

他们走到柜台前面结账。

“哎呀!”

有人撞到他了。天空抱开五月,看到一个女孩蹲在地下,双手在地上乱摸,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。

“小姐,出什么事了?”

“这下惨了。我的隐形眼镜掉在地上了。你能帮我找找吗?”

“好的。五月,你先下来。”

天空小心翼翼地把五月放下来,两只眼睛全神贯注地在地上搜寻。砰的一声,他和女孩的头撞在了一起。

“好痛!”

两个人捂着头叫起来。女孩有点埋怨地望了他一眼,接着眼里露出疑惑的神情,眼珠儿直溜溜地盯着他不放。因为近视,她又把脸靠近了些,差不多要撞到天空的鼻翼了。

“小姐,你想干吗?”

他被她吓得不轻,他能呼吸到她呼出来的空气。

“哦,原来真的是你!”女孩不仅是大叫,甚至挥起巴掌,在他来得及反应之前不重不轻地打在了他的脸上。

“啪!”

他的脸顿时变得火辣辣地疼,像烈日暴晒在脸上的感觉。五月吓得躲在他的身后,抓着他的裤子,探出半个头来看着这个恐怖的姐姐。

“你……你打我?”这是天空第一次被妈妈以外的女性打,他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?你是不是在故意避着我?呜呜呜!我

已经把我们的事情都告诉爸爸了。”

天空很聪明，那一刻他想到了另一个和他长得相像的家伙——松翔。他想对女孩说出松翔的名字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样出卖朋友实在不是他的性格。所以他只好说：“小姐，你认错人了。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我的名字叫做天空。”

“天空？你真的不是那个人？”

女孩不确定地问，她本来视力就不好，加上天空的声音和松翔毫无相似之处，她用了好一会儿才弄清楚自己真的摆了个乌龙。

“对不起，我刚才真是失礼了。请你原谅我。”

“没关系。啊！你的隐形眼镜！”

他把那块透明的晶体拈起来，还有一块，在他把身子缩回来的时候又发现了。

“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”

女孩把隐形眼镜整理干净，重新戴进眼眶里。店里灯光通明，她彻底地看清眼前的天空和松翔并不是同一个人，虽然真的有点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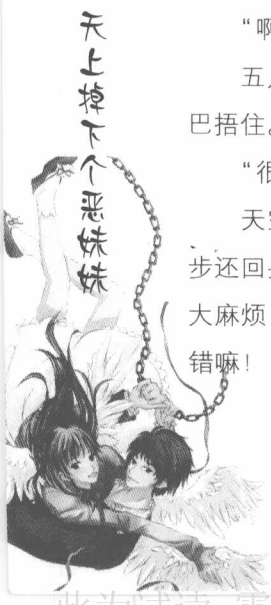
“对不起，刚才我把你认成我认识的一个人了。对了，你认识一个叫松翔的人吗？”

“啊！是松……”

五月童言无忌，差点把松翔哥哥四个字喊出来。他赶紧把她的嘴巴捂住。

“很抱歉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对了，我们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”

天空把买海报的二十元放到柜面，抱着五月快步走出商店，走两步还回头看一下那个女孩有没有追过来。“Girl Killer”，松翔这次惹上大麻烦了。松翔这个人也真够挑剔的，刚才那女孩明明长得还不错嘛！





走到街角处，他看到文老师和文阿姨正买菜回来。两口子在街道并肩而行，影子在夕阳中紧紧地依靠在一起。他放慢了脚步，想等他们走过去。但文阿姨眼利，转头就见到了他，尖锐的声音马上响了起来。

“天空啊，最近发薪水了吧？你知道，交房租的日子就要到了。”

“哦，是的，文阿姨，我会准时交房租的。”

“唉，这阵子的房价涨得那么厉害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把房租也调高一下。”

“老婆！你在说什么！”文老师打断她的话，“天空，你别在意阿姨说的话，房租还是照旧，你方便的时候就给吧。”

“老公！”文阿姨非常不满地瞪起眼睛，但文老师不由分说地把她拉走了。两个人像乡间老汉拉牛般的在街上拉扯前进。

“哥哥，我讨厌文阿姨。”五月生气地鼓起腮帮，她的脸像一只熟透的红苹果。

“五月，其实我也讨厌她。来吧，让我们把这可恶的家伙踢飞到天上去。”

他对着五月调皮地眨眨眼睛。两个人对准文阿姨的背影狠狠地伸出一脚。哈哈！五月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五月的身体不太好。幼儿园的老师说她没什么食欲，于是天空打算做她最爱吃的牛肉丸子。他在牛肉店挑了一块不错的牛肉，跟老板折腾好久才把价格砍到自己满意的水准。当然有个附加条件，就是他得帮老板那不上进的儿子补习数学。整条街的人都知道天空是出了名的天才。

“哥哥，你看，我们家前面有个姐姐。”

快到家的时候，五月站在他的身上叫了起来。果然，他们家的门

前站着一个小女孩。天空想起了最近常到他家推销牛奶的大姐。不过，这次换了一个更年轻的女孩。看起来，应该还是个中学生吧。

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家不订牛奶。”

准确地说，是订不起。他在心里这样暗自嘲笑自己。

“你误会了。我不是牛奶公司的。”

女孩戴着一副超大眼镜，眉毛粗粗的，头发披散在前面。样子实在不好看，他想到了惨不忍睹这个形容词。这个女孩只有眼神是清秀的。

“报纸我们也不需要订。”

“我也不是推销报纸的。”女孩不耐烦了，“我是来这里住的！”

“什么？”天空认真地竖起耳朵，他连风声都听得一清二楚了。可是刚才女孩的话，他有没有听错？

“我说，我要在这里住下来！”女孩一字一字地重复，声音比刚才大了许多。他这时发现她的脚边放着一个深色的旅行包。

“你真的要在这里住下来？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我爸爸去世了，我只能来投靠你了。哥哥！”

“什么？哥哥？你在叫我吗？”

天空环顾一下，周围只有他一个男性同胞。他确定女孩叫的人只能是他。可是，他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妹妹。女孩把手搁在眼角，好像在哭。

“哥哥，你忘记我了吗？我是七海呀！”

哦，他终于想起来了。妈妈的第二任丈夫的确有个叫七海的女儿。不过，他只和她住了两年的时间就离开了。之后，妈妈又嫁给了第三任丈夫。现在的五月，是妈妈和第五任丈夫生下来的。

“七海，真的是你吗？”

天上掉下个恶妹妹





说实话,他早就忘记她长什么样了。毕竟,那是九年之前的事情。不过,他确实记得七海长得不漂亮,眉毛粗粗的,跟面前这个女孩的特征差不多。

“我当然是七海。你的左肩膀上有块红色的胎记,对吧?小时候你给我看过的呀。还有,这张是我和爸爸的照片。”

照片上,一个颇为熟悉的男人搂着一个女孩站在一片小树林前面。他认出男人是妈妈的前夫,向爸爸。那片树林他也想起来了,以前他常和七海去那里玩。他看不清照片上的女孩长什么样,因为她也是披头散发的,脸被遮住了,跟眼前这个女孩的造型一样恐怖。

“你真的是七海呀!”他只好这样下定论。

“当然是!我先进去了。”

七海不冷不热地说,把旅行包提起来,径直推开门走进去。他望了望五月,她无所谓地继续搂住他的脖子,好像完全不关心他们家将要住进一个陌生人。

Part 3

“我睡在哪里?”

七海把旅行包放下来,回头望着天空问。她的眼神里透露出对这间屋子的不满意。的确,连他也觉得,这么小的房子要是再住进一个大女孩那真的是太挤了。

天空和五月睡在同一个房间。客厅本来就不大,倘若努力也能挤出一块睡觉的地方。天空于是把五月放下来,挽起衣袖,把电视机搬到茶几的上面,再推到墙边,这样就空出了一块睡觉的空间。他指着它对七海说:

“你就睡客厅吧。”

“什么？你有没有男士风度呀？要女孩子睡客厅吗？”

她眼里射出鄙视的目光，他浑身不自在了。

“那么，我睡客厅，你和五月一起睡好了。不过……”

他在想，要是五月睡觉的时候被七海的样子吓坏，那可是会对她造成心灵阴影的。他认为自己有这个担心不足为奇。七海的那副模样，像极《午夜凶铃》里的冤鬼贞子，阴森恐怖，只不过指甲修整很多，没那么长罢了。

“五月，你跟姐姐睡好不好？”他小心翼翼地询问当事人的意见。

“好！”

五月那双懵懂的大眼睛对着他骨碌地转动一会儿，然后又把视线转到有趣的电视节目上。谁知道她有没有听明白他的话。那边，七海已经走进房间布置她的床了。稍后，一堆衣服袜子从里面飞了出来，一条内裤挂在天空的脑袋上，一股恶心的臭味拼命地钻进他的鼻孔里。他的衣服有好几天没洗了吧？

“以后要把未洗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。”七海从里面扔出她来到这个家里的第一条命令。

“知道啦！”他把那团衣服塞进洗衣机里。这个女孩真不好服侍。他这么想，心不在焉地切牛肉。一不小心，刀光一闪，一道血丝便从他的食指渗出来。

“喂！五月，我的手指流血了！”他惊呼起来。本来想说五月帮我拿OK绷吧，可他忘记了五月见到血会害怕。他却还那么白痴地把染红的手指放近她的眼前。结果，五月的泪珠在他后悔莫及的眼光中迅速地成熟，然后一颗颗地从湿润的眼帘中掉下来。

“呜！呜！呜！哥哥好坏！”

天上掉下个恶妹妹





七海闻到哭声跑出来。她看到天空手指上的血，明白了，所以一巴掌拍在他的后脑勺上，毫不客气。于是他又多了一处疼痛的地方。

“混蛋！干吗吓小孩子呀？”

“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的手指割伤了。”

他举起那只比五月草莓还要透红的手指，不过没有得到同情，反而被七海狠狠地把他无辜的目光瞪了下去。这丫头的眼神真是不一般的狠。

七海把哭哭啼啼的五月抱回房间里，天空只好乖乖地把OK绷找出来，自己动手贴上去。刚才七海打他的一巴掌，好像还在隐隐作痛。

晚饭做好了，七海哄了五月好久她才肯出来吃饭，而且还是用小孩子仇恨的目光盯着天空。他心里很内疚。

“五月，都是哥哥不对，你原谅哥哥吧。”

“不要！”

“对！不能原谅他！”

七海在一边煽风点火。这个女孩刚来的第一天就跟他铆上了，天空心里非常不舒服。怎么说她也是他的妹妹呀。虽然两个人并无血缘关系。

“对了，向爸爸是怎么去世的？他的身体一向不是很好的吗？”

“上个月出车祸了。”

她停下筷子不动，眼眶里开始泪光粼粼。

“那你的妈妈呢？我……我说的是亲生母亲。”

她也可以去投靠她的。

“前年得了癌症。也去世了。”

真不好，他的话题让七海的表情完全陷入了黑暗中。换一些快乐的话题吧。可他一时也想不起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。最后，他只

得问：

“你，打算以后怎么办？”

“我想在这里住下来，继续读书。”

“……”

那么以后是不是也要负责她的学费呢？这回轮到他没心情吃饭了。高中的学费很贵，所以他才会拼命地花很少的时间读完高中。他这么想，觉得两边的肩膀一下子沉重了许多。

“七海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十八。”

“那么说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？”

“不是，我要读高二。我休学了一年。”

“休学？为什么？”

“要你管？”

这个妹妹真是一点可爱之处也没有。他带着满腹的疑问继续吃饭，这时候门铃响了。天空走过去开门，文老师鬼鬼祟祟地躲在门口，眼睛不停地往自家的方向瞄。他手里提着一袋橙子。

“天空，今天橙子买多了，送几个给你和五月吃吧。”

原来他是害怕被文阿姨知道才会这么鬼鬼祟祟的。文老师的确是个很怕老婆的人。天空心里窃笑，同时也充满了感激之情。文老师总是很照顾他们两兄妹。

文老师脱掉鞋子走进来，走过母亲遗照的时候，他双手合十，深深地鞠了个躬。

“天空，你妈妈的忌日就快到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下个月。”

“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拜祭她……啊，这位是……”

天上掉下个恶妹妹

